

## 固守那份简约

□曾正伟

有人说，冬天是寒冷的。其实，寒冷只是冬天的表象，简约才是它的内涵。

冬天的草木是简约的。春夏两季，草木互不相让，争先恐后地疯长，仿佛在举行一场盛大的竞技比赛。暮秋时节，繁华落尽，万木萧索，一夜之间，草木仿佛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入冬后，它们更是形容枯槁，“衣不遮体”。面对光秃秃的枝干，我突然意识到冬天原来是如此简约，简约得让人难以理解。要不是从小就熟知冬天的模样，我还以为冬天就是岁月的终结者呢！

冬天的山水是简约的。冬天的山，因为褪去了臃肿的装束而显得棱角分明。无论是名山大川，还是低山丘壑，无不突显出自己的率真，尽显冬日的风骨。冬天的水，因不十分湍急和张扬，而显得内敛含蓄。无论是奔流到海的河流，还是涓涓而下的小溪，都无声地流淌，就仿佛一个低调的鼓乐手，每场演出都删繁就简，衬托主唱。

冬天的风雪是简约的。冬天的风不似春风那般柔和，也不似秋风那般粗虐，它只是岁月演绎出的一种吟唱。它唱的是大地的苍凉，是人间的壮美。冬天的雪，不像春雨那样润物无声，也不像秋雨那样淅淅沥沥，更不像夏雨那样行色匆匆，飘忽不定。一曲“梨花舞”，让世界六出纷飞，百色归一；一场初冬首秀，让人间冰肌玉骨，时空凝固。

冬天的人是简约的。冬天，人们虽然穿得很厚实，但内心却很简约。孩子们很单纯，他们只知道尽情地玩耍，却不知什么叫烦恼；年轻人很活跃，他们努力向上，蓄势待发，虽然偶尔也闹闹情绪，但毕竟在不断努力；中年人表面上不哼不哈，心底里却在埋头苦干，不计成败得失；而老人们，早已涤荡了一生的浮华之气，旨在回归生命的本真。总之，冬天的人们少了一份浮躁和不安，多了一份沉静和思索。

四季当中，没有哪个季节能像冬季一样简约得体，也没有哪个季节能像冬季一样厚积薄发。一年之中本该该有一个让人沉淀的季节，这个季节便是冬季。冬天是一位历经沧桑的智者，他为我们指点迷津，让我们禅意地生活。让我们沿着冬季的脉络，固守那一份简约……

## 征稿启事

为了向广大读者分享更多文学佳作，也为给热爱文学创作的朋友增添赏鉴和交流的平台，本报《逸文》版现面向广大作者征集优秀文稿作品。

征稿要求内容积极向上，文字富有真情实感，注重地域特色，随笔、诗歌、散文、小说连载等体裁不限，字数控制在1500字以内。所投稿件必须是本人原创，因稿件引发的纠纷，由作者自行承担。

如果您有打动人的故事，对美好生活的感悟，家长里短的趣事，请记录下来投稿给我们吧！投稿邮箱：410509596@qq.com

## 编出幸福日子

□范宝琛

父亲喜欢侍弄苗圃，修剪下的枝条总会被他拢成捆整齐地斜靠在墙脚。细枝长条像一个个青春的生命，在冷风中吟唱着欢快的歌。

炊烟袅袅，母亲将干枯的枝条塞进锅灶。父亲心疼起来：“早些年，这些可都是编筐编篓的上等材料呢！”

母亲一愣：“干脆拾掇起来编俩小篓吧，孩子们一定喜欢。”父亲立马答应。

父亲年轻时学会了编筐手艺，也教会了母亲。我儿时的记忆里，萦绕的几乎全是筐篓的影子。

“编筐编篓，家家都有。”改革开放初期，庄户人下地干活，去野地里割草挖菜，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筐子篓子。父亲粗手大脚，但干起编筐营生毫不含糊，他专编那种装在独轮车两侧的大偏篓，母亲则编筐子篓子。

编筐编篓的原材料往往是信手拈来。田间地头到处是密密麻麻的棉槐条子，父亲挑选着割几捆回来，连敲带打闷掉叶子，再扔进小河里沤上一段时间，棉槐条便增多了韧性，折弯扭曲也不易断裂。

编筐编篓讲究“打底”功夫，底打严实了筐篓才结实。父亲挑选几根粗壮结实的枝条，摆成十字花的模样捆绑牢固，拿着棉槐条沿四周压实，一层层垒在一起。条子勒得越紧凑，筐篓坚固性越强。底子打完，伸展的枝条需要弯转向上。这时得用钢锥在弯转的地方穿刺一下，再用大拇指按住了使劲扭转，铺开的条子以钝角形状依次向上延伸，逐渐有了筐篓的雏形。“编筐编篓，全在收口。”“口”收得好，筐和篓才好，这个环节很重要却费事。上“把”环节也丝毫马虎不得，得提前入手将筐把与筐体紧密结合。收口封边一切弄妥当了，修剪掉分叉的突兀部分，一件成品就算大功告成。

庄稼人对下地用的筐篓几乎没啥讲

究，坚固耐用就是好家伙。父母编的筐篓厚实不掺假，自然不愁卖。棉槐条用多了成了稀缺物，碰上价钱合适，父亲大着胆整车往家拉，堆放在院里备用。

有一年，父亲接了个编苹果筐的大买卖，编着编着才发现原材料不足了。幸亏邻村表哥种了一大片腊木林，腊木柔性强、弹力大，裁剪下的枝条正好帮了大忙。父亲花了少许钱将那些腊条枝买回来，用腊条编筐解了燃眉之急，还赚了大把的票子。时隔多年，那段难忘的经历一直成为父亲炫耀的资本。

农村人的冬季一般是轻闲的，而父母却忙得不可开交。父亲烧红火炉，炉上架一壶水，木凳上摆一壶茶，暖暖的屋子几乎每天都会坐满前来瞧热闹的乡亲，人群里不乏悄悄学技艺的人。父亲心知肚明，仍然喜滋滋地热情张罗。僵硬的枝条烤一下变得柔软，乖巧地在父母的手中上下翻飞，漫长的冬日如流水般悄然滑过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父母的条编手艺仍没有生疏。那天回老家，儿子发现爷爷奶奶编的小筐小篓小巧玲珑，配上高挑的把手时髦又精致。他兴冲冲地拎起一个，摆姿势自拍不停，然后欣喜地挎上小篓冲进林子里挖野菜去了。

母亲笑着说：“以前都稀罕大筐大篓，盛东西多就行；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，中看不中用的小筐小篓反倒成了稀罕物！”

父母靠编筐手艺养活了一大家子人，善良的父亲还传艺给好几个乡邻，带领大家编出了幸福的日子，共同走上了致富路。



## 上学之路变奏曲

□郭丹东

小时候在村里读小学，走着就可以到学校。由于我家门前的路是通往学校的必经之路，所以那时早上同学们常来我家叫我一起去上学。晨光中，我们手拉着手踏上上学路；放学了，我们又一起在夕阳中追逐奔跑，那是一段十分惬意舒适时光。

后来，我去镇上读初中，上学路变远了，每周只能回家一次。回家时，我们同村的孩子会一起租一辆三轮车代步，每人花一块五毛钱。每周到了放学时，学校门口都会聚集着许多三轮车，我们争先恐后地跳上车，乘着三轮车回家。师傅开车往往很“野”，路面坑坑洼洼，在车斗里的我们一路颠簸得辛苦。有次我被颠到吐了出来，小伙伴们拍拍我说，忍忍吧，一会儿就到了。我点头，因为这是回家的唯一选择。由于三轮车装满了就不再拉人，只能自己想办法回家，所以每到回家那天快下课的时候，我总是提心吊胆，无心上课，生怕赶不上回家的车。

上了高中，上学的路更远了，必须乘坐长途小巴车，车厢每次要坐满学生才能出发。上学的路上，要经过一段山路，记得那里路边是几百米深的沟，也没有护栏，车在窄窄的路上行驶，每次都害怕。记得有一年下大雪，路过那段山路，车打滑差点滑进山沟里，我忍不住大叫一声，差点哭出来，实在惊险。同样的，每次到了快放学的时候，我都收拾好行李准备冲

刺，生怕抢不到座位。

有次我上了车，车里已经满满当当了，老远看到后排有个空座，我就朝那儿走过去。谁料旁边坐的学生说：“这儿有人！”我很不开心——凭什么你说有人别人就不能坐，于是就一屁股坐到了空位上。一会儿那个同学来了，旁边的同学指我说：“她非要坐上去的。”我终于没忍住，和她们大吵了一架。从那以后，每次上学，我的心情更加复杂。

读大学后，上学路愈发遥远——我拉着重重的行李箱坐上火车，经过漫长的一晚才能到学校。好在有座，终于不用挂念着抢座位了。

现在在外地工作，我也称之为“上学”——在“社会”这所大学里学习方方面面的能力。有了积蓄后，我买了一辆小车，常常开车回家，行李箱往后备厢一放，一路上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，不紧不慢，舒适惬意的感觉美妙极了！

前不久，我开车送表弟去镇上的初中上学，当年颠簸的土路已经变成宽阔平坦的柏油路。夕阳中，我握着方向盘，想起那段坎坷的上学时光。如今，一样的上学路却走出了不同的感觉。我跟表弟说好好加油啊，大好前程等着你呢！表弟抱着书包点头说“嗯”。我也在心里悄悄对自己说：你也要加油，要朝着梦想中的地方一直走，一直走……

## 诗三首

冬天

□周家海

落叶是冷风的门票  
寒霜是入冬的板桥  
雪花飘呀飘，将天地  
细密地充填缠绕

远山、近树和田畴  
以雪为兵不乱阵脚  
将村庄包围得严严实实  
使村子就像是一座座城堡

漫漫雪野像洁白无瑕的信纸  
我们曾在上面写下爱的诗稿  
门窗缝隙挤进北风呼呼地咆哮

雪地上镌刻下的趑趄的足迹  
很快就被风雪的橡皮擦擦掉  
在空气凝滞、呼吸迟滞的深宵  
灯火令小屋着上了暖色调

而你我，似乎只欠一个拥抱  
就能让泪水的河流奔涌、咆哮

## 寄片雪花给母亲

□吴晓波

窗外，雪花一片一片地落  
我看见母亲的白发在飞  
一片雪花就是一根白发  
转眼落成了母亲满头的白

也是雪花飞舞的日子  
母亲把雪花拧成线  
纳出雪白的千层底  
踩出一个暖暖的冬

也是雪花飞舞的日子  
母亲把她的爱心塞进灶膛  
蒸出一个气息氤氲的冬

也是雪花飞舞的日子  
母亲没有给我们堆雪人  
却把我们冻红的手呵在怀里  
用她的体温驱除岁月的寒

善解人意的雪啊  
玲珑剔透的雪啊  
站在他乡异地的我  
好想用我的诗笺  
托上冬风的邮差  
寄给母亲一片雪花  
用你的白换回母亲的黑发  
再一次把我呵在手心  
大声地叫一声妈妈

## 为等你来

□高汇嵘

为等你来，我仍愿沾雨花开  
几回的彷徨落寞，不再悲欢离合

为等你来，我仍愿沾雨花开  
那燕子春桥仍在，漫天桃花飞舞

为等你来，我仍愿沾雨花开  
寻遍天涯海角，你在灯火阑珊处

为等你来，我仍愿沾雨花开  
你那回眸一笑，是天边最炫的霞

为等你来，我仍愿沾雨花开

